

李鴻章

下

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梁啟超

誥明◆著

李鴻章（1823-1901），
字漸甫，號少荃，謚文忠。安徽合肥東鄉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師從曾國藩，官拜太子太保、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加授武英殿大學士。



山出版社

社

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梁啟超

李鴻章

下

浩明◆著

2007
I247.5
1297.5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鸿章/浩明著.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6. 1

ISBN 978 - 7 - 5402 - 0566 - 9

I. 李…

II. 浩…

III. 传记小说: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22759 号

责任编辑: 梁 歌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灯市口大街 100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700 × 1000 毫米 16 开本 39 印张 700 千字

2007 年 6 月第 2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上中下) 149.80 元



目 录

上 部

第一章 几度烽火连烟

- 一、安庆城化为一阵清风 (1)
- 二、进京赶考, 李鸿章走了曾国藩这一块跳板 (14)
- 三、李编修的“刀枪”前奏 (29)
- 四、一脚踏进贼窝里 (37)
- 五、一道死命令: 捉拿捻匪陆遐龄 (45)
- 六、吕贤基吓得脸色苍白: “有鬼! 有鬼!” (56)
- 七、看着吕贤基的尸体, 舒兴阿向李鸿章摊牌:
我无能为力 (67)

第二章 幕府里的一只鸿鹄

- 一、炉香烟火笼罩着咸丰的龙体 (81)
- 二、热河行宫的秘密奏折 (85)
- 三、李鸿章和曾国藩伤了和气 (89)
- 四、财神爷送来了一位“星宿” (97)
- 五、借了胡林翼的面子 (108)
- 六、新婚才子不燕尔 (112)
- 七、李鸿章还是认准了曾国藩这条道 (126)



- 八、从上海来了一个搬兵求将的钱鼎铭……………(130)
- 九、曾国藩给了一个面子，
李鸿章领了一柄组建淮军的“尚方宝剑”…………… (135)
- 十、到底该不该走“选士人，领山农”的路子…………… (141)
- 十一、李鸿章弹指一挥：进驻上海…………… (150)

第三章 同是冒险家

- 一、潜师东渡，前途未卜…………… (162)
- 二、乞丐兵现眼“十里洋场”…………… (173)
- 三、卧薪尝胆与忍辱负重…………… (184)
- 四、吴煦走了，黄芳来了…………… (190)
- 五、华尔笑着说：我手中有常胜军…………… (194)
- 六、要不要郭松林…………… (200)
- 七、心病还须心药治…………… (206)
- 八、李鸿章的一步棋——用沪平吴…………… (221)
- 九、“常胜将军”不常胜…………… (227)
- 十、丁日昌——一个洋务新秀…………… (243)

第四章 剿捻舍我其谁

- 一、金陵，唱了一支悲壮的歌…………… (248)
- 二、东捻军的火药味让李鸿章眼冒金星…………… (253)
- 三、淮将偏袒得宠，湘将嚎啕大哭…………… (259)
- 四、撒网捕大鱼，李鸿章差点被“鱼”刺…………… (268)
- 五、活捉赖文光，到底是汉人的淮军厉害…………… (277)
- 六、梁王张宗禹路遇神秘老道士…………… (283)
- 七、直东战场成了西捻军的最后一块坟墓…………… (288)



下 部

第五章 在辉煌的日子里

- 一、以退为进，李鸿章虚晃一枪，“我要回家” (299)
- 二、骑马紫禁城，李鸿章三见两太后 (303)
- 三、我有淮军，我怕谁 (307)
- 四、入川办案，李鸿章给慈禧抛了个大媚眼 (314)
- 五、半年时间，李鸿章连续“南征”“北指” (317)
- 六、内忧外患之中坐上了直隶总督的宝座 (319)
- 七、力排众议，揭示洋务总纲 (326)
- 八、《捷报》说“中央政府的军火完全依靠李鸿章” (329)
- 九、大沽炮台的爆炸，使李鸿章叹息不已 (332)
- 十、交一群“洋博士” (336)
- 十一、办起了一个轮船招商局 (339)
- 十二、兴学育才最重要 (348)
- 十三、有自己的海军多好 (353)

第六章 忍辱负重保江山

- 一、东方来客 (372)
- 二、梦幻破灭的代价 (382)
- 三、“崇厚不能杀” (385)
- 四、血泪控诉 (393)
- 五、痛斥秘鲁 (397)
- 六、马嘉里死了 (400)
- 七、法兰西也伸了一脚 (409)
- 八、主战、主和翻手间 (416)



- 九、成了局外人..... (422)
- 十、失败的胜利..... (430)

第七章 这是蚕对桑叶的吞食

- 一、李鸿章疾书“徒伤和气，毫无益处”，
森有礼诺诺而退..... (435)
- 二、千里奔丧，李鸿章悲痛欲绝..... (452)
- 三、战败逍遥走洞房..... (465)
- 四、颐和园内，慈禧的六十寿典隆重举行..... (480)
- 五、出发前，一条黄狗狂吠不止..... (492)
- 六、是谁击沉了北洋舰队..... (494)
- 七、深夜，一顶小轿抬进了总督府衙..... (496)
- 八、明枪不易躲，暗箭更难防..... (501)
- 九、春帆楼上心如麻..... (505)

第八章 且放白鹿青崖间，待我漫游瀛环回

- 一、袁世凯，你去告诉他，教他休想..... (510)
- 二、老佛爷指名道姓，你去“联俄抗日”..... (514)
- 三、路越走越远越漫长，我越陷越深越迷惘..... (517)
- 四、凯撒大旅馆的镜框中，
左边是李鸿章，右边是俾斯麦..... (523)
- 五、泛舟塞纳河..... (530)
- 六、李鸿章坐到了英国下议院中..... (532)
- 七、你知道孔子吗..... (535)
- 八、不妨做一回墙头草..... (538)
- 九、勤政殿中的君臣彻夜长谈..... (543)
- 十、臣也是康党..... (548)
- 十一、我该做些什么..... (555)

第九章 在最后的日子里

一、没想到会象大禹一样去治水	(563)
二、地皮须刮得净	(565)
三、北边乱起来了	(570)
四、东南要互保，两广可独立否	(573)
五、激战紫竹林	(581)
六、北上，会不会是良辰美景虚设	(586)
七、你敢说我卖国	(595)
八、结与国之欢心	(600)
九、好奇怪的风	(604)



威妥玛一看自己的威胁没什么作用，反而激怒了奕訢，谈话到此也无法再继续下去了，只好告辞了。

威妥玛回到使馆，想这样终究不是办法，便决定南下上海，面见柏郎商量如何扩大事态，回来再去找“中兴名臣”的李鸿章，依他今日的地位权势，或可说动、压服清廷。

威妥玛南下之时，清廷便已知晓其定要去找李鸿章，因此责令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大臣协同负责此事，相机而行，力顾大局，避免决裂。

李鸿章对于英国“探路队”入滇是十分痛斥的，但如今却出了如此大的麻烦事，他只好把中秘涉交的事暂搁一边，连日赶回北京，前去拜会总理大臣奕訢、文祥，共商此事的处理办法。

三个人碰了几次头，都无一致意见，文祥与李鸿章都明显主和，而奕訢则觉洋务运动已使清廷更新了装备，与英不妨一战。这一天，三个人又聚在议事厅里，协商此事。

“王爷，此事最好不可决裂，这也是朝廷的意思；再说中外交涉，先论事理之曲直，今马嘉理被我属民打死，此案其曲在我，百喙何碎！威使气焰如此张大，断非敷衍询饰所能了事。”李鸿章端着茶碗，冷静地说。

“哼，那马嘉理若不陪柏郎带兵侵入云南，又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变成刀下鬼呢！这难道也算其曲在我！”奕訢冷冷地说。

“王爷，不是这意思，柏郎不该入侵云南，但当时他却有总署开的证明，护照。”

“你……”奕訢认为这是李鸿章故意说是他的责任，不禁欲发火，文祥在一旁一看，赶快插话道：

“王爷不必动怒，我看少荃的意思是，双方都有过错，不可固执争论，否则相持下去与我国不利，现在中日、中俄、中秘均在谈判之中，岂可再加上英国？”

“其实，英国也不可能轻易开战，”李鸿章不顾两个人的反应，接着又说，“英虽是海军强国，分布各埠的军舰数十艘原可立即调动出来，但劳师袭远，所费不貲，并且战争一发，商务即断，其他列强必将乘机而议其后，英国人不大可能做出此等不利于己之事。”

“那我们岂不是可以与此对等谈判了吗？”奕訢接过话茬说。

“不可以，就我国来说，海岸线太长，备多力分，海军装备也远远落于其后，而且外战一起必将引发内乱，内地匪徒闻风思逞，实恐剿不胜剿，防不胜防，这样算来，战属两无所利，因此和好一说，最为稳着。但是此项事件，既是我方打死了对方的官员，英方肯定不会善甘罢休，若想尽快了解此事，王爷、文大人，必须效法古人‘毒蛇



螯手，壮夫断腕’。”李鸿章眉头紧皱着说。

“毒蛇螯手，壮夫断腕？”奕訢暗暗琢磨。

“不错，不断腕则毒螯不能消也，所谓断腕消毒，即是我国在不大碍国体前提下，对其所求所求酌量允行，以防中英绝裂。”

“这个……”奕訢觉得李鸿章所讲有理，但又决断不下。

“我们把它上奏朝廷，看圣上、太后之意如何！”文祥老滑头又把责任推向了上边。

“也罢，就按你的意思办吧。”奕訢无可奈何。

几天之后，慈禧的批文下来了，“同意北案，见机行事。”

得到圣上的批文，李鸿章亲自找到了威妥玛，他希望能通过简短的谈判解决此事。

看见李鸿章登门拜访，威妥玛不禁得意地笑了，他觉得自己的计划就要实现了。

一开口，他便开始贬低总理衙门，而拼命吹捧李鸿章，“李大人，恕我直言，贵国今不改变一切，终恐不能自立，而改变一切，要紧尤在用人，贵国象大人这样的具有远见卓识的英才实属太少，象总署官员非换几个不可。”

“威公使，此言差矣，不要说总署几位大人，无论才干、见地皆远胜于我，即使果真如何，也不关公使之事，似这等我国内政菲尔等所能干预。”李鸿章正儿八经，十分严肃地对威妥玛说道，威妥玛万万没有想到，本想拍个马屁却拍在这位直隶总督的马腿上。他于是再不费话，直截了当地说。

“李大人，我们对马嘉理一案提出了七条要求希望能给予满足。”说着，递过去一份拟好的提纲。

李鸿章细细一看，见上面包括在通商口岸撤去厘卡；内地多开商埠，优待公使；派一二品实任大员亲经英国对滇案表示歉意；朝廷应降旨责问岑毓英等对滇案失察；遣使与责问岑毓英等谕旨须明发并在《京报》上公布，在这些谕旨中，凡遇“英国”二字，必须拾写……

李鸿章看到这里，心里不禁大骂威妥玛太为阴险，面上却微笑着说：

“威公使，此文须我回去上奏朝廷审批。”

不几天，清廷批示：派兵部侍郎郭嵩焘赴英致歉，答应责问岑毓英失职，但不公开发钞，对于优待公使及通商等问题，留待以后再议。

看到清廷的态度已出现了缺口，威妥玛不禁大为得意，他连续提出了要求将岑毓英及各官各犯提京审讯，并追问优待公使及整顿税厘两事的切实办法。这些要求使李鸿章与清廷大为头痛，答应吧，损失



太大，不甘心于接受；可是不答应吧，又怕破裂起兵。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威妥玛又提出了一条更加无理的要求；他要慈禧召见英使，亲自表示歉意。此言一出，全国上下，一片怒潮涌起，纷纷痛斥英使，这使威妥玛开始担心，中国人会全民抗英，于是就退了一步，提出让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全权大臣，前去烟台与他谈判，清廷当即就同意了。

接到朝廷的转旨任命，李鸿章的心情矛盾极了，他深感进退两难，一方面担心英国以便宜行事求朝廷，如果自己不答应，则恐惹怒英人而引发战争；另一方面如果自己答应英人要求，则定会遭到国人责难，“天下之恶皆归焉。”然而君命难违啊，无论如何，他必须走这一遭。一种苍凉的心情突然涌满了心头，他决定愈早动身愈好。

“大人，外边集满了人群，声称要见大人。”一名侍从进来讲道，“还有这布告，是从街上撕的。”侍从说着递上去一张白纸。

李鸿章打开一看，白纸黑字，碗大的字写着“警告李鸿章，勿做卖国贼，”李鸿章不由地气由上涌，差点晕了过去，他定了定神，整了整衣帽，决定出府去见见这场面。

一跨过总督府内的影背墙，一股喧闹的争吵之声便扑耳而来，他转过身去，只见在府前不大的广场上，挤满了黑乎乎的人群，各色打扮的都有，正在交头接耳，吵吵嚷嚷，一看见他出来了，立刻鸦雀无声。

“各位父老，请问今日找少荃，有何赐教？”他走出门外，当脸一揖，高声问道。

“我们不许你去烟台。”人群之中不知是谁高声喊了一声，人群立刻便象炸开了锅，一片叫喊之声。

“对，马嘉理死有余辜，英国佬该杀。”

“李大人若敢启程，我等今日便不走了，”

“是啊，去向洋人道歉，我们可是要去杀尽洋人。”

看到这阵势，李鸿章不禁大受震撼，他感到了群众集会力量的可怕，不得不安抚道：

“大伙静一下，听我说，烟台之行，乃皇上的钦命，不敢违抗啊。”

他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下面立刻就又是一片吵嚷声。

“不过，我可将民情转答当今圣上，希君明察，重行裁决，诸位父老先请回吧，鸿章绝不作对不起祖宗之事。”

听到李鸿章这句话，喧嚣的人群才平静了下来，大家又七嘴八舌地说了一通对洋人的仇恨，这才渐渐的散去了。

等到人都走光了，李鸿章这才回转身来，感觉得后背的衣服已被



汗水湿透了。进入府内，他立即给清廷写折，讲道“目击舆情如此，不敢不稍作迟回，并要求派许铃身等几名官员赶赴烟台，面见威妥玛，邀请来津会议。”

没过几天，许铃身便碰壁而回，而这时，美国公使西华也前来劝说李鸿章赴烟台，愈早愈妙，早完一日，则费一日周折。

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只好偷偷收拾行装，坐船赶往烟台，开始与威妥玛的谈判。

就在这时，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土耳其发生国际危机，英外交大臣德比训令威妥玛从速解决云南问题，加之威妥玛因超出滇案以外的其他要求和不容其他国干预其事的态度，已使英国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地位。当时的俄、美、法、德、奥匈帝国和西班牙等国驻华公使先后以避暑为名，云集烟台，密切注视中英谈判的动向，力图防止由英国单独处理与各国利益有关的问题。

因此，在李鸿章抵达烟台的当天晚上，威妥玛即设宴为李鸿章洗尘，撤席以后，威妥玛与李鸿章单独进行了交谈。

“李大人，此次劳你远来，实想是能够在双方满意的情况下，尽快解决此案。”

“这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李鸿章认真地回答。

“我想我们可以把谈判归结为三个部分，第一是滇案本身；其次是优待公使问题；还有一个通商税务，你看怎么样？”

当时的李鸿章根本不知国际形势变化及威妥玛的外交处境，只觉得威妥玛的语气比以往远为缓和，而且谈判的范围也有所缩小，因此相当兴奋，觉得此事可能出现转机。

“威大使，此建议有可取之处，我们明日即可就第一个问题细商。”

第二天，两人重又坐回谈判桌前，但此时威妥玛又摆出一幅凡事均得依他意见的样子。只要他提出的意见，李鸿章有所驳斥，他就以坚持要求将岑毓英等提京审讯为要挟，因为他事先已通过内情知道，李鸿章行前接到严令，不得允许将岑毓英等提京审讯。

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只好在其他方面做出重大让步，原则上同意增开口岸及整顿商务等。他提出另议其他方法作为不将岑毓英等提京的交换条件，而这正中威妥玛下怀，他当即表示：

“此番我所要各条，滇案、优待、通商三事均当包括在内，中堂必须全然答应，此案即可算为完结，不必再说提京一层。”

“但威公使所提各条，也须由我再三斟酌才是。”

“那个自然随便。”

就这样，李鸿章实际上等于被威妥玛牵着鼻子走了。几天之后，



威妥玛将其要求以书面形式交给了李鸿章，其中除滇案、优待、能商三事外，又有要求入西藏等地“探访路程”的专条。

看到这个专条，李鸿章不得不提出异议了。

“威公使，这个专条是你、我以前所未曾提到过的，这是为何？”

“啊，李大人不必诧异，西藏与云南皆为贵国连续蛮蒙之地，我们大英帝国是为了友好期间，由我们出力探访道路，为贵国今后的发展提供帮助啊！”

听到此番鬼话，李鸿章禁不住哈哈大笑了，“威公使，你认为我是三岁幼童？你们这么变幻多端，诡计百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这个专条，我不能答应。”

“老中堂，你怎可言而无信，忘了我们刚刚说好的约定，难道你是想让我再提将岑毓英等犯送京审讯一事么？”威妥玛冷笑着说。

“你……”，李鸿章觉得眼前这位西装革履的家伙实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他真想上前打他一个耳光，可实际上却无可奈何。

“哈哈哈哈哈，”威妥玛见此大笑起来，他倒了两杯酒端过去，“李大人，这种小节，你就不必太认真了，为了我们的友好交往，你也算不辱使命啊，来，来，来，让我们为两国的友谊干一杯。”

就这样，又一份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约》出台了。它上面规定为了马嘉理一案，中国偿银二十万两给英国，派员赴英表示“惋惜滇案”，并且对岑毓英等官员革职处分，头人洪达依则被凌迟处死。

然而，这些规定在《烟台条约》里只占次要地位，而真正的主要内容则是：英国得派员至云南调查，准备商订云南和缅甸之间的边界及通商章程；英人可经甘肃、青海、四川等地进入西藏，转赴印度，也可由印度进入西藏；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英国可派员“观审”中国各地涉及英人生命财产的案件；租界免收洋货厘金；洋货运入内地，不论中外商人都只纳子口税一次，全免各项内地税。这些规定扩大了英国在华的通商特权，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司法权，并为英国向中国云南、西藏扩张侵略势力提供了有利条件。

《烟台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总算松了一口气，他得意洋洋地声称：“自英国威使与总署理论滇案，夏间悻悻出都，鄙人奉命驰赴烟台，妥为商办，……二十年内或不至生事。”然而不到十年过后，中法战争的炮火便粉碎李鸿章的美梦。

七、法兰西也伸了一脚

中法危机完全是因越南而起的。由于法国资产阶级推行殖民扩张



政策，侵略越南，并以越南为基地进而妄想掠夺中国，遭到了中、越人民的共同反击，法国恼羞成怒，首先挑起了战争的危机。

在历史上，中国和越南有着悠久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清朝封建统治者与越南封建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封建的宗主与藩属关系。清朝皇帝要越南国王接受“册封”，并定期派人到京“朝贡”，而清政府则对越南负有保护的责任。这种关系属于东方封贡体系，同西方殖民体系不同。清政府竭力保持中越宗藩关系，既不为政治统治，又不为经济掠夺，而主要着眼于军事国防，维护西南边疆的安定。

而法国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多年来就处心积虑地想吞并越南，打通中国的西南大门。因此早在六十年代，法国就用武力胁迫越南的阮氏王朝签订了《西贡条约》，将南圻变为法国的殖民地。后来，又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承认法国在越南中部和北部的“保护权”。一八零零年以后，法国又积极筹划武力夺取越南北部，并把侵略矛头直指中国西南边疆。面对法国的咄咄进逼，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把越南和中国西南边疆的局势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最早关心中法和战问题的是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他建议清政府应尽快筹商，明定方针大计。总理衙门首先与李鸿章商讨，李鸿章提出：采取军事措施，添派兵船随同运米的招商局轮船前往越南红江游弋，“籍壮严威。”派明干得力之员，往越严密侦探现在情形，晤其国王大臣等，将通商自强各事宜，随机开导。“认为这样或可稍行彼患，即可籍固我圉。”随后，总理衙门又上疏陈言，清廷最终决定战备、和议双管齐下。然而，法国人是急不可耐的。一八八二年四月，李威利率法军攻陷河内，越南形势日趋严峻，处理中法外交的曾纪泽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针对法国对越南侵略的不断升级而接连提出抗议，强调中、越之间传统的宗藩关系，力主维持中越权益。而法国则坚持越事与中国无关，以不予理睬的冷漠方式相对抗，这样，中法交涉陷入僵局。

就在这种形势之下，李鸿章奉命回到天津任上。一到任，他便立即谋求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的会谈。而宝海也深知李鸿章是如今清朝中的顶柱人物，影响甚大。也想借机说动李鸿章，至少也可给侵越的法军创造时间，造成占领的事实。

这一天，宝海主动前去拜访了李鸿章。

“老中堂，听说老太君不幸谢世，我以个人身份和大人深表哀悼。”宝海是一个与李鸿章年纪相仿的老头子，来中国多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

“多谢爱意，公使大人，请坐。”李鸿章一向对宝海抱有好感，



今日见了仍是十分客气。

“中堂大人，此次回家丁忧，为何来去匆匆啊！”宝海明知故问。

李鸿章一听此言，心说，我不如给你来个打开天窗说亮话，因此说道。

“宝公使，你岂不是明知故问吗？所为之事，你我二人最清楚啊。”

“啊，老大人真是爽快，佩服佩服。”宝海低头喝了一口水，又说道：“其实，我国与贵国之间实属一点误会，完全不必这么紧张的。”

“宝公使，贵国出兵打下了半个越南，这，难道还是误会么？”

“唉，其实，我国与越南开仗，并无有关于贵国。所订条约，意在行船通商，并不是侵吞越南土地啊。至于用兵，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帮助贵国清除‘匪党’啊！”

“如此讲来，老夫应该多谢大使了。”李鸿章故意揶揄道。“刘永福之师是我朝的一支匪军，此情不假，但并无邀请让贵国出兵相助啊！”

“李大人如此讲话可就不够意思了。”宝海变脸做色道：“我国用兵纯粹是为了两国友好之见，而贵国遣兵是深入越境，蓄意破坏和局，制造事端啊！”

看到宝海无理强三分，李鸿章不由不生气，本想再继续给予驳斥，但转念又一想，万事以和为贵，看当今的局势，北洋水师刚刚建成，国库空虚，士兵厌战，若要打仗必败不说，还有可能诱发国内危机，象刘永福这样的黑旗军会卷土重来，不如就事论事，和法国言归于好是正经。想到这里，他对宝海说道。

“宝公使，我们不必斗嘴了，不知你是否有权代表国家处理一切事务啊？”

听到李鸿章这么问话，宝海觉得机会来了，他连忙答应道：

“这个没问题，作为公使我完全可以处理一切有关与贵国的事务。”

“那好，你我二人是否可以通过协商，达成一项协议，以谋求两国的长期和平友谊呢？”

“当然可以。”宝海笑说。

“如此，我改日派代表细谈如何？”李鸿章要端茶送客了。

“好，一言为定，老大人果然是卓识之英才，鄙人深为佩服啊，先行告辞了。”

送走宝海以后，李鸿章立即找来心腹幕僚马建忠，如此这般地嘱



咐了一遍，要他其日前往法国使馆谈判，以求和局，而他则上书清廷，要求“速致滇粤疆吏转饬将领按兵界上，勿得深入，致成不了局”。

一个月之后，马建忠代表李鸿章与宝海几经谈判，相互辩论，稿经七八易而成，终于签立了一个李宝协议，其主要要点是：

倘中国将云南、广西之兵自现在屯扎之地退出，法国即声明它毫无侵占土地之意，和毫无贬削越南之谋；准许外国商人溯红河到中越边界从事对云南的贸易，并在保胜设口岸，驱除刘永福的黑旗军；在红河中间某地划界，南北分别归法中两国保护。

李、宝协议本意是要为中法双方的进一步谈判奠定基础，总理衙门对协议也表示了肯定的态度。然而过了不到两个月，协议却因法国内阁发生变动而出现了波折。被公认为“狂热的殖民主义者”的茹费理再度出任内阁总理，一贯藐视中国而主张对华强硬的沙梅拉席担任了外长。他们不满意前任政府对越南一事的迁缓政策，采取了更为激进的侵略方针，断然否决了李、宝协议，并撤消了宝海驻华公使的职务。这使得李鸿章骤然陷入被动的地位，朝野责言繁兴，曾纪泽攻击李鸿章为宝海所骗，而有的外国评论家则说“宝海受了李鸿章的欺骗”。其实，李、宝都没有从根本上违背各自政府的意志。法方之所以否定协议，主要是因为它以议和来掩盖阶段法军事准备的目的已基本达到，而条款又未能满足其侵略的贪欲，当然这也同新旧内阁对外政策的激缓有直接关系。

法国内阁改组，李、宝协议告废之后，空气骤然紧张。法国向越南增派战船和军队，加强对越军的进攻，蓄意向中国挑衅，阻止和扣押招商局的船只。在这样的情况下，以清流派健将为主的主战派，纷纷要求清廷对法采取强硬政策。他们打着“天子守在四夷”的旗号，主张援越抗法，以固藩篱而卫门户。在他们看来，虽然中法军事力量对比悬殊，但只要海陆军有机配合，扬长避短，并非不可与法国决以胜负，只要坚持久战，法国必将知难而退。他们指出，列强恣意欺凌，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并非导源于抗战，而正是由于因循、偷安造成的结果。

然而李鸿章则致函总理衙门，强调各省海防兵单饷匱，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警告“勿惑浮议，激成祸端，致误全面”。他上书清廷《法越事端交涉重大遵旨妥筹全局折》，并附《滇粤防务宜责成疆臣并请简员驰往法国交涉片》，系统地表述了他的避战求和的观点。他承认法国侵略越南对于中国有着严重的危害，说“越如为法所并，凡我属国，威有戒心，而滇粤三省先失屏蔽。”他也认为法国并越之念甚坚，不会甘心释手，而我以虚声吓之，彼未



必即相震慑。但是，对于客观形势的正确分析，并没有使他得出应该抗战的结论和下定抗战的决心。他声称“我以重兵临之，则内地益形空虚，兵连祸结，防不胜防”；法国海军强盛，中国海军难以御敌；中国兵弱饷乏，久战终必不支；兵端一开，中国即添近忧，又贻后患。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李鸿章千方百计地寻求机会，谋求和平了结中法争端。

李鸿章在避战求和思想的支配下，对于清廷让他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拒不执行。复奏公然提出不去广东，暂住上海的方略。而在上海，他又处心积虑地联系上了又一个谈判对象：法国特使、驻日公使脱利古。

脱利古是一个善于谈判的外交老手，此次法国把他做为特使派来，就是想在军事进攻的前提下，对中国进行政治讹诈。

在上海，在最炎热的季节里，脱利古终于和李鸿章见了面，这是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在上海外滩法租界的一间公寓里，寓居于此的李鸿章会见了脱利古。

“李大人，读了你的多次来函，深感你是一位具有超凡眼光的俊杰之士，看来你是对我们和平解决问题是真心诚意的啦。”脱利古一看见这位已届花甲的老人，便顿生轻视之心，于是就态度傲慢地说。

李鸿章自然听懂了对方讽刺的口吻，但为了和谈，他不得不压住心中的怒火，语气温和地说：

“是啊，我一向倡导两国和平，真希望这次能通过脱利古特使予以实现。”

“好说，好说，实现这个愿望是很容易的。”脱利古看了看李鸿章，见他正搭着松驰的眼皮似听非听地坐着，便决心来个单刀直入，“只要李大人能代表贵国政府答应我三条意见即可。”

“特使说来听听。”

“啊，贵国首先要承认我国在越南的所有既得权益；第二，承认我国在北圻的现有地位；第三嘛，贵国日后不能再干预越事。”

“特使此三条，似有苛刻，不知可否让我们再细细协商？”李鸿章一听这三条，便明白这脱利古是在漫天要价，以军事来要挟的。

“不行。”脱利古恶狠狠地说，“此非辩论之时，目下情形，只论力，不论理，你若不答应，法国断不稍退让，即与贵国失和亦在所不惜。”

李鸿章万万没有想到脱利古如此地赤裸裸、恶狠狠，看来，谈判怕不可能了，李鸿章索性对脱利古来个严辞拒绝。

“特使大人，中国无意与法国失和，但越南为中国属国是谁也改变不了的。贵国与越方一八七四年的条约，我国未尝明认，因此，贵